

# 映月之牙

作者: Charon

Powered by [紙言](#)

## 序章

『這是哪裡？』一名便裝男子在床上醒來，迷糊地說到：『我暈了？我在宿舍覺得肚餓，於是落街打算買杯面，經過暗巷有個女人向我招手，我走了過去，之後我。．．．．我。．．．．』彷彿回想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便裝男子雙眼瞳孔不停縮小，全身不斷顫抖。

『之後你咬了那個女人，吸了她的血。』忽然有一把聲音接著說了下去。

『無可能的，我點會吸血，無可能的，一定系我記錯左！系了，系我發夢的夢境，一定系！』便裝男子自言自語地解釋到，瞳孔也由針孔大小變得渙散起來。

『呵呵，我可是看著你吸那個女人的血，你咬得是那麼狼吞虎咽，吃相真的很爛呢。』那把聲音瞬間打破了便裝男子的自我欺騙。

便裝男子這才發現在他的床邊不知何時多了一個西裝男子正尤有興致地看著自己，不問自知，那把聲音正是來自這名西裝男子。

便裝男子忽然暴起，蒼白的雙手有力地抓著西裝男子的衣服，暴怒中的便衣男子沒有發覺自己的力量與速度的變化，向著西裝男子咆哮到：『你講大話！你在騙我！今日系唔係愚人節？！我無見過個女人，更加無吸過血！』

『真系好粗魯呢！』西裝男子淡然地看著便衣男子，緩緩地伸出一隻更蒼白的手拉開了便衣男子的手，然後仔細地擺弄了一下自己的西裝，才繼續說到：『小朋友。今天可不是愚人節，你確實遇到了那個女人，也吸了她的血，她的屍體還是我幫你埋的呢。』

便衣男子彷彿失去支撐一樣，重新躺在床上，還不停地自言自語地說：『點可能的事！點解我會變成怪物架。』

『怪物？！』西裝男子本來面帶微笑的臉瞬間掛上寒霜，那隻蒼白得好像透明的手輕輕地架在便衣男子的脖子上，然後慢慢被提起，直到便衣男子的雙眼能夠和他對視，才緩緩地說到：『竟然說偉大的吸血鬼血脈是怪物？！若你不是與我同為吸血一脈，而我並不希望沾上同族的鮮血，那麼現在的你可能已經是一條死屍，所以你最好給我小心點，知道嗎？！』

便衣男子被勒得滿臉漲紅，情不自禁地手舞足動起來，為了讓西裝男子放手，便衣男子拼命地點頭，表示知道。

『哼！』西裝男子狠狠地放下了便衣男子，然後自顧自地看一看手錶，自語到：『原來已經這麼晚了，還是先睡一下再玩好了。』說完，臉上竟然又帶起了笑容，讓便衣男子看著便覺得詭異。

『對了，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西裝男子溫和地問到，還未等便衣男子回答，他就一拍腦袋，繼續說到：『噢，身為一名貴族，我應該先自我介紹，我，菲勒大公。你呢？小朋友。』

『我。．．．我叫馮浩。』馮浩畏懼地說到。

『博多，馮浩，本大公就先交給你，可不要把他玩壞了。』菲勒大公微笑著說到，雖然是微笑，卻讓馮浩感到毛骨悚然。

不知道何時出現的一名身穿管家服的男子恭敬地回答到：『主人，你的僕人博多，遵照你的指令。』菲勒揚了揚手，就迅速離開了。菲勒的離開讓馮浩暗暗松了一口氣。

『馮浩先生，對嗎？』博多行了一個標準的禮儀，向馮浩問到。

『額？恩。』馮浩面對從沒受過的禮儀，微微愣了一下，緊接著回答起來。

『我想馮浩先生也累了，不如就先行休息，等到明天在為閣下普及一下知識。』博多雖然好像在詢問，但語氣卻透露出不容更改的意志。

『早點休息吧，馮浩先生。外面的世界可是非常危險的，尤其是夜深的時候。』博多在臨離開前，深深地看了馮浩一眼，警告到。

馮浩漫不經心地敷衍了過去，就蓋上被子表示睡覺，博多也緩緩地關上了房門。房間又恢復了開始的安靜。

長夜漫漫本就不容易睡下，更何況馮浩經歷了難以想像的怪事，更是徹夜難眠。看著鏡前的自己，馮浩實在無法想像自己竟然變成了傳說中的吸血鬼，一隻以血為生的怪物！一天前，他還是一個在大學混吃等死的留學生。

馮浩不期然想起遠在家鄉的父母，當年東借西補地為他湊學費的父母，他還能回去嗎？以一只怪物的身份回去嗎？還是當這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馮浩在鏡子面前靜靜地發呆，看著鏡子中的自己，除了變得更白以外，樣子沒有什麼變化，即沒有變成面目猙獰的惡魔，也沒有變成風度翩翩的貴公子，他還是他。

『或者我應該離開這裡。』馮浩自言自語到，『或者事情並沒有那麼糟糕，我只是被騙而已。對！我應該離開這個鬼地方！』

想到就做，馮浩乾脆地打開了房門，環視了四周，卻發現他身處一座城堡之內！在這個現代化的時代，能夠住城堡已經不只是錢財可以解釋的了。馮浩左逛逛，右逛逛，卻意外地並沒有遇上任何一個人。

馮浩暗暗松了一口氣，要知道決定離開這個地方，本身就是對那個自稱菲勒的男人的畏懼。在被抓住的那一刻，馮浩真的感覺到他會死！怎可以把自己的性命交託在別人的善心之內！

還有那個神秘的博多，滿屋子都沒有一個正常的。

幾經轉折，馮浩終於在偌大的城堡裡找到了離開的道路，一切也出奇地順利，順利得讓馮浩覺得有點不真實的感覺。馮浩甩了甩頭，勸告自己不要胡思亂想。

馮浩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回頭狠狠地看了一眼城堡，只要少量燈光的城堡在黑夜之中顯得那麼孤獨，然後馮浩回過頭，大步離開城堡，而且趕急的步伐越來越遠。

只是在他所不知道，他所看不到的某個地方，菲勒正看著馮浩的離開，博多亦一臉恭敬地侍候在身邊。

『難得遇上一件玩具，可千萬別那麼快就玩完呢。』菲勒緩緩地說到。

『大公，作為你的管家，我必須提醒你，最近大公你被聖教的人盯上了，而導致那些無利不早起的狩魔獵人也有向這個城市集合的傾向，外面可是真的很危險。』博多恭敬地提醒到。

『狩魔獵人？那不過是一班小丑而已，不必在意。倒是聖教的人。。。。』菲勒深思了一下，畢竟說的是千萬年的死敵，『可不要讓本大公失望才好。』菲勒露出了陰狠的笑容。

『為免打擾主人的興致，屬下樂意代勞。』博多恭敬地說到。

『是時候清洗一下了，好讓他們從新記起我是誰，記起我菲勒是怎麼成為大公的。好像睡了一段時間，什麼垃圾也敢在我面前蹦躑了。』菲勒微笑著說到。『還有，給我查查誰是這小子的長輩，這麼不負責任！』

『僅遵吾主之令，你的命令將被徹底貫徹。』博多恭敬依舊，深深地施了一個貴族禮，才緩緩地消失在無盡的黑夜之中。

大樓之上只餘下菲勒大公手拿著酒杯，眺望著不遠的城市。

## 解圍

越是繁華的城市夜生活越是熱鬧，雖然等馮浩逃離城堡的時候已經很夜，但是五光十色的街道，呼嘯而過的車輛，仍然沒有半點結束的意味。

回到了城市，馮浩也好像變回那個普通的留學生。緩步跑回宿舍，看著一路上的男男女女，馮浩只能夠羨慕，但是作為窮學生，那些繁華的夜生活注定與他無緣。

『啊！』忽然一聲尖叫在不遠處響起，馮浩也不自禁地回頭一望，卻是一群流氓包圍著一群男女，剛才正是一名女生被騷擾引發的尖叫。旁人只是看了看，便對此熟視無睹地離開，若無意外的話，馮浩也將會是其中一員。

但是他看到了施坦妮，一個不算特別漂亮的女生，但偏偏就是他的夢中情人。馮浩不得不走向那群流氓，顯然那群流氓也留意到馮浩，於是派了一個人走過來警告馮浩。

『小子，你最好不要多管閒事。』一名雙臂帶有紋身的彪形大漢抽著煙說到。

面對一個壯實得跟牛一樣，還有高自己一個頭的大漢，馮浩的手心開始冒汗，手腳也不聽使地在打顫，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氣也消失得無影無踪。『我。。。我報了。。。報了警，警察很快。。。很快就會來。』

『你說什麼？！』大漢聽到馮浩居然已經報了警，雙眼瞪大，一手扯住了馮浩的衣服。然後另一隻手握成了拳頭狠狠地打在馮浩的臉上，馮浩被拳頭帶到空中，然後狠狠地掉在地上。

馮浩掙扎著想要站起來，但是彪形大漢已經告訴了周圍的同伴，眼看要到手的鴨子就這樣飛了，滿含怒火的流氓們紛紛對馮浩拳打腳踢。

馮浩被一輪摧殘後，身上幾乎沒有一塊完好的。眼看就要被更多的流氓洩憤，馮浩已經講不出聲音，只能夠用懇求的目光看向原本被包圍的人，但是只能夠得到冷漠的回應，就好像剛才路過的旁人一樣看著馮浩，冷眼旁觀地看著幫助他們的人被欺負，甚至有些看不下去的人打算上前幫助也被阻止。

這就是現實，呵呵。馮浩自嘲地笑了笑，然後緩緩地握緊拳頭，慢慢一點一點地站起來，看上去有點吃力，但終究還是站起來了。漫長的黑夜之中，燈光把馮浩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卻顯得那麼的筆直。

馮浩重新站起來，並沒有贏來喘息的機會反而把一眾流氓都激怒了，一群人挽起了衣袖，打算動手修理眼前這個壞事的小子。忽然，馮浩睜大了雙眼，然後狠狠地掃視了眼前的流氓，眼中的冰冷，讓氣氛肅穆起來。

『兮！』馮浩決定不坐以待斃，再這樣被打下去，就算不死，他也會變成廢人的，於是他當先衝向了一個相對瘦弱的人，那人立刻揮拳打向馮浩，馮浩伸出了他那雙蒼白的手，握住了對方的拳頭，然後出於本能地一甩，整個人就這樣飛了出去。

馮浩驚訝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我幾時變到甘大力架？』馮浩思索到。但未等他想出個所以然來，流氓就對他群起而攻之，馮浩立刻抓住了其中一個當成了武器，然後左舞右擺地和流氓們對打。

雖然馮浩不再是文弱書生，但是面對人多勢眾的流氓們，實在雙拳難敵四手，不久就傷口累累了，就在馮浩即將支撐不下去的時候，警車的聲音在大街上響起了。

面對警察，流氓還是有先天上的弱勢。於是，只是稍作商量，眾流氓就狠狠地盯了一眼馮浩就四散而去。

馮浩這才一屁股坐在地上，不停地喘息著。原本被包圍的人看見流氓都離開之後，也打算離開了，而幫助他們脫離困境的馮浩卻無人關心，也許這就是社會，這就是現實，馮浩為自己的多管閒事，笑了一笑。

就在馮浩完全放鬆的一刻，一個一臉陰狠的男人拿出了一把刀狠狠地插在馮浩的身上，馮浩看著面前的男人，彷彿是臨時反擊，又好像是本能一樣，馮浩一手抓住了那個男人，然後不顧他的掙扎，張開了嘴巴，伸出利齒，咬了下去。

那個男人只是掙扎了兩下，然後就以肉眼的速度乾枯起來。馮浩驚恐地推開這個被他吸幹血的男人，而比他更驚恐的還有打算離開的人。

『嗯？我聞到了鮮血的味道，還有那該死的吸血鬼氣息！』忽然一個口含雪茄的男人走了過來，『小

鬼告訴我，誰是吸血鬼？」雪茄男掃視了一下幹屍，問道。

『是他，是他，他是一隻怪物，會吸血的怪物！』說話的是被馮浩解圍的其中一個人，他正驚恐地指著馮浩說到。

馮浩緩緩回過神來，剛好聽到自己被出賣了，不，還算不上出賣吧。馮浩平靜地看著被他解圍的那群人，在他們眼中有驚恐，有畏懼，卻沒有感激，甚至包括了施坦妮！馮浩隱隱覺得心有點痛，比剛才被圍毆的傷更痛的痛苦。

真是一個殘酷的世界，在他們眼中我只是一隻會吸血的怪物，難道他們忘了我救過他們嗎？若不是為了幫他們，他的吸血鬼身份又怎麼會暴露？馮浩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胸口隱隱作痛，好像吸的不是空氣而是利刃。

馮浩平淡地看著那個雪茄男，馮浩大概也猜到，這位大叔大概就是傳說中的狩魔獵人了吧。馮浩無力地想到，他已經無力去應對即將來到的危險，甚至保持著不倒都花費了他大半的精力。

雪茄男緩慢地從背包拿出了一把組合刀，然後一步一步地走向馮浩，那種小心翼翼的感覺，就好像把馮浩當成一隻垂死的猛獸，防範著馮浩的臨時一擊。

其實，早在流氓一戰之後，馮浩早已脫力了。但是，不知道為何，馮浩就是不想倒下，哪怕是要死也要站著，馮浩默默地想到。然後平靜地等待著死亡的命運降臨。

但是所謂的命運，有時候也是極具戲劇性的。

# 怪物

『嗨。』就在雪茄男即將走到馮浩的面前，而馮浩已經能夠感受到組合刀的鋒利的時候，一把聲音打破了平靜，『那可是公爵大人的玩具，可不能被你們玩壞的。』一名身穿西裝的男人緩緩地從黑暗之中走了出來，這人馮浩認識，就是菲勒大公的管家--博多。

雪茄男看著博多，神色凝重地退後了幾步，雙眼緊緊地盯著忽然而來的博多。『你是七原罪的哪一罪，我在你身上感受到強烈的黑暗氣息。』雪茄男說到。

『噢！作為一名貴族我竟然忘了自我介紹，還真是失禮呢。』相比起雪茄男的凝重，博多顯得隨意得多，緩步走到了馮浩的身邊，『在下別西卜-博多，添為大公的管家。馮浩先生現在已經夜深了，該要回城堡休息了。』

『別西卜！！』雪茄男驚訝地說到，『你是魔鬼一脈的？！能夠自如地使用人類形態，至少是大魔鬼級別。』雪茄男說完，神色更加凝重。

『看來你知道得還算清楚，讓我猜猜你的師父是誰？』博多滿帶稀奇的目光看著雪茄男，這種審視的目光讓雪茄男有種不安的感覺。

『你應該是傑洛特的學徒吧。』博多的聲音響起，但是雪茄男卻感到自己的脖子被人捏著，顯然是博多在捏著。

雪茄男瞳孔收縮，難以自信地看著博多，顫抖著說到：『你。。。你是契約級別的魔鬼！』

『答對了，讓我想想該給你什麼獎勵才好。』博多微笑著說到，『對了，馮浩先生看來很虛弱，看樣子需要點補品。』說完就拖著雪茄男向馮浩走了過去。

只是幾步的距離，博多已經拖著雪茄男走到了馮浩的面前，『馮浩先生，這是博多為你準備的補品。』博多優雅地說到。

馮浩看著面前的雪茄男，在沒有生命威脅下，要他去主動吸血，一時之間很難讓馮浩接受。博多好像看出了馮浩的猶疑，緩緩地說到：『馮浩先生，在下可只是把這個人禁錮了一分鐘時間，一分鐘後，他就恢復能力。相信我，他絕不會因為你的猶疑而對你仁慈的。』

馮浩聽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緩慢地張開了嘴唇，露出了鋒利的長牙，然後咬了下去。馮浩基本沒有真正地感受過吸血的感覺，才一咬下去，血液從嘴裡湧進身體，然後緩慢地滾動到全身，讓馮浩情不自禁地呻吟了一下。

這感覺就像吸毒一樣，一旦嘗試過，就回不了頭。這一點，身為吸血大公的管家，博多十分清楚。

『有一天，傑洛特會獵殺掉七原罪的罪人，只有殺光你們才是最大的仁慈！』雪茄男感受到血液的流失，破口大罵到。

看著慢慢變成乾屍的雪茄男，博多的微笑好像又多了一分，用幾乎只有他自己才能聽到的聲音說到：

『我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如果真的會有的話。』說完從乾屍身上拿出了組合刀，用手指輕輕一碰，鋒利的刀鋒讓博多的手指出現了傷口。

博多把刀放在馮浩的身邊，面對微笑地看著還在發呆的馮浩，說到：『讓我給你上第一堂課。拿起這把刀，然後殺了他們！』

馮浩聽完後，愣了一下，然後說到：『不！』面對著博多的步步緊逼，馮浩本能地拒絕這一切，或者說，馮浩還未完全意識到變成吸血鬼，他的世界將會有怎樣的變化，他還沒有準備好。

『嗯？』博多意外地看著馮浩，然後收起了臉上的微笑，用他那細長的手指指著被他所禁錮的那群人，『他們剛剛可是把你推了出來，把你賣了，說你是怪物。你就沒有一點憎恨麼？』

馮浩看著那群人，看著他曾經喜歡過的施坦妮，他實在沒辦法下手殺死他們，哪怕他們出賣了自己，哪怕自己已經成為他們眼中的怪物。『他們只是一群普通人，沒必要殺死他們。』

『普通人？呵呵。』博多乾笑著看了馮浩一眼，『從他們出賣了你的那一刻開始，他們只是你的敵人，若沒有我出現，你已經死了！你睜大眼睛，看清他們。』博多抓住了其中一個人，『他們懦弱，無知，弱小。你退一步，他們就得寸進尺，他們只配成為強者的附庸。』

忽然，人群中有一個人被解除了禁錮，那人像發了瘋一樣，拿起了本來用作防狼的電棍，狠狠地打在馮浩的身上，沒有防備的馮浩被擊倒在地上，趟在地上的馮浩看清了打他的人是誰，施坦妮！

施坦妮彷彿瘋了一樣拿起電棍不停地打在沒有還擊的馮浩，每打一分，馮浩的雙眼就冰冷了一分，只是短暫的幾分鐘，還沒有恢復過來的馮浩就被施坦妮打得遍體鱗傷了。

『啪！』施坦妮感受到電棍被抓住了，愣了一下，然後看著馮浩緩慢地抓住電棍站了起來。施坦妮彷彿驚醒了一般，鬆開了電棍，手足無措地向後退，並且哀求著：『不要殺我，不要吸我的血，我不是故意的！求你放過我吧，我可以幫你做任何事情，包括我的身體！馮浩，我知道你一直喜歡我的，只要你放過我，我願意。。。』

馮浩伸出了蒼白的手，捏在施坦妮的脖子上，打斷了施坦妮的話。『不要再說了，讓我只記得你的好，好嗎？』馮浩冷酷地笑了笑，『放心，會很快的，也不會痛的。』然後馮浩張嘴咬了下去。

感受著施坦妮的掙扎，馮浩沒有吸乾她的所有血液，就抓起施坦妮的身體，然後狠狠地一扔，看著這幅曾經吸引著他的身體撞在牆上，然後緩慢地掉下。馮浩眼裡的冰冷更盛了幾分，輕輕地抓起組合刀，看也不看就揮刀劈了出去，鮮血灑在馮浩的身上。

冷酷而重複地揮刀，不一會兒，十多人就這樣成為馮浩刀下的亡魂。博多一言不發地看著，當馮浩平靜地重新站在他的面前的時候，他微笑地搖了搖頭，說到：『下次，不要弄的滿身血液，很脏的。那麼該做的都做了，走吧，該回去休息了。』

馮浩默然地點了點頭，一步一血印地走回城堡。博多看著離開的馮浩，嘴角裂得更大，冰冷地看著五光十色的城市，喃喃說到：『這只是一個開始，這個城市注定被鮮血覆蓋的。』然後揮了揮手。

一群身穿黑衣的人忽然出現，然後麻利地清理著廣場。廣場很快就恢復原貌，就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凡人，嘿嘿。

## 黑暗

平靜地回到了城堡，馮浩安然地回到房間，即沒有冤魂索命，也沒有噩夢纏身，淡然地睡了一晚，很難想像，一天多之前，馮浩只是一個普通的留學生，一天多之後，他就已經成為手刃十數人的殺人魔，還一臉平靜地入睡。

但是，有時候不痛有很多種，有的是傷口已經癒合了，有的是因為已經痛得麻木了。

一夜無話，馮浩因為習慣，早早在七點半的時候就醒了過來。看著眼前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麼的不真實，彷彿只要再睡一次，一切就會恢復原來的模樣。

『喲，這麼早就醒了。』博多敲門進來，意外地看見正在發呆的馮浩，『早醒對於一隻吸血鬼來說，可不是什麼好習慣。』博多疑惑地打量著馮浩說到。

『睡不下去了。』不知道馮浩本身就是個沉默寡言的男孩，還是因為昨晚的事情，說話變得簡潔起來。

『那好吧，我們就先吃個早餐，順便讓你重新認識這一個世界。』博多乾脆地說到。

然後就在博多的帶領之下，馮浩緩步走到向餐廳，奇怪的是，一路上依然沒看見什麼僕人工人之類的，馮浩眼中閃過一絲好奇，但是卻一直沒有向博多詢問。

博多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主動解釋到：『城堡的僕人們只會在晚上出沒，原因嘛，血僕不能在太陽下呆太久的。所以城堡的早上一般都只有我一個人打理。』

馮浩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也不再東張西望，彷彿外面的世界都已經與他無關。

博多和馮浩的腳步都不慢，不一會就到了餐廳，博多很紳士地為馮浩拉開了椅子，馮浩面無表情地坐了下去，博多也毫不在意，自己也慢慢地坐了下來。

『馮浩先生，你有什麼特別想知道的嗎？』博多主動問到，但是面對馮浩那張從起床就沒有變過的臉，博多也只好松了松肩，彷彿自言自語地繼續說到。

『好吧，先介紹一下馮浩先生，你現在的身份：吸血鬼-初擁者。吸血鬼一族是一支古老的家族，他們因詛咒而生，以鮮血為力量，是一支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十分強悍的家族。傳說吸血鬼源自上帝對該隱始祖的詛咒。現在你在菲勒大公的領地上，將被默然為梵卓的一員，也是密黨的一員。』博多緩慢地說到。

『梵卓？密黨？難道吸血鬼內部並不統一？』馮浩疑惑地問到。

『在吸血鬼的內部有十三氏族，七個氏族是密黨成員，兩個氏族是魔黨成員，四個氏族中立。而梵卓是密黨的一員。當然，不要天真的以為，密黨就是朋友，記住你身處黑暗世界。』博多微笑著解釋到，『當然黑暗世界不只有吸血鬼一脈，還有分別代表其它原罪的種族。例如代表貪婪的魔鬼，代表憤怒的狼人，代表色欲的惡魔，代表暴食的食靈，代表懶惰的巫師，代表傲慢的墮落者，當然還有代表妒忌的吸血鬼。』

馮浩醒悟地點了點頭，表示他明白。

博多喝了一口牛奶，擦了擦嘴繼續說到：『當然除了黑暗，還有我們主要的敵人：聖教！他們是一群以信仰為力量的超能者，他們分佈在世界各地，主要分成騎士和教士。當然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很多擁有強大力量的人，例如各地政府研製的改造人或者培養的異能者，又或者那些討厭的狩魔獵人，又或者那個神秘的東方世界。』

馮浩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再緩慢地呼了出來，喃喃到：『這個世界的水原來是這麼深的。』

『這是當然的，但是現在的你也算是脫離了螻蟻的行列了，想想是不是很慶幸呢？』博多打趣到。

『沒有螻蟻，哪裡有你的高高在上？還有何幸之有？』馮浩冷笑著回到。

『還真是個沒趣的人。』博多無奈地搖了搖頭，『讓我告訴你，現在的你是多麼的脆弱，也讓你你知道你還沒死是多麼值得慶賀的事情。吸血鬼是一個等級分明的種族，尤其在密黨！一般的普通人想要成為吸血鬼前，會先成為血僕。』說到這，博多深深地看馮浩一眼。

『成為血僕並不代表就能成為吸血鬼，有無數的血僕到死的那一刻亦得不到吸血鬼的憐憫。』博多微笑著說到。

『憐憫？呵呵，還真是一個不錯的用詞。』馮浩譏諷到。



博多淡淡一笑，毫不介意地繼續說到：『血僕之後就是獲得初擁的初擁者，一般的吸血鬼在血僕和初擁者階段是不能在早上活動的，除非是大公以上級別的初擁。』博多又多看了馮浩一眼，馮浩沒有理會，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當初擁者能夠凝聚一滴心血就可以說是吸血鬼爵士，十滴就是男爵，百滴就是伯爵，當你重新凝聚出一顆心臟時，就是侯爵。至於公爵就是全身流動的血液都是心血，親王是什麼，沒有定論，唯一知道的就是成為親王就擁有不死身，也不再以血為生。傳說親王之上還有帝皇，但從沒有吸血鬼達到過。』博多緩緩地介紹到，『當然等級並不代表什麼，公爵之前，只要命中心臟就能重創一名吸血鬼，乃至擊殺！』

『那麼，我現在在菲勒大公的眼裡也不過是一名螻蟻而已。』馮浩自嘲到。

『呵呵。』博多不予置評地笑了笑，『按照密黨的規條，菲勒大公需要對你作出訓練，直到你能獨自生存為止，現在由他的管家，亦即是我-博多對你作出訓練。』

『恩。』馮浩不咸不淡地回答到。

『今天就先不用了，晚上即將會有一場華麗的盛宴，你好好準備一下。在這之前，你可以隨意到城堡的任何一個地方，除了地下室，那是主人的寢室，一名被打擾睡眠的吸血鬼是十分恐怖的。』博多神秘一笑地說到。

馮浩木然地點了點頭，然後快速地站起身離開了，彷彿多留一刻，多面對博多一刻也是在受罪一樣。華麗的盛宴，會很有趣的，呵呵。

# 覺悟

木然地離開了餐廳，馮浩雙眼有點渙散，在知道了黑暗世界的情況後，馮浩變得很迷茫，又或者說，接受了吸血鬼身份的他以後可以怎樣？他還可以擁有未來嗎？

追求榮華富貴嗎？追求更強大的力量嗎？對於一個沒有未來的人而言，這一切的追求都是沒有意義的。『或者我只是一個多餘的人，想著多餘的事情。』馮浩想到，『或者我應該去了解更多！』

就這樣想著，馮浩走到了城堡裡的藏書閣，玲瓏滿目的書都被整齊地安放好，馮浩逼不急待地拿出了一本書，仿如飢渴般閱讀著。

博多遠遠地看著馮浩，嘴角不自覺地勾起，喃喃到：『看吧，看吧，當你知道得越多才能越了解真相，才越感到悲哀。』

時間的流逝總是在你最需要的時候流得特別快，馮浩著迷地翻閱著一本本的書，有的是神話，有的是實錄，乃至密黨戒律都有範本可供閱讀，馮浩一股腦的閱讀讓自己也變得頭昏腦脹，已經記不清到底看了多少書，但是每本書的大概卻又被馮浩記住了。

『馮浩先生，盛宴即將開始了，請你準備好，主人打算邀請你一同出席。』一名血僕恭敬地走來提醒馮浩。

盛宴！聽到這個詞語，讓馮浩不禁眉頭緊皺，吸血鬼的盛宴可不是一般的盛宴，而是以鮮血為酒，以骸骨為台，以生命為祭禮的盛宴，從古至今，每一次吸血鬼盛宴都是建築在過萬人骸骨之上。

馮浩冷酷一笑，自嘲到：『我可不是什麼救世主，我連自己的性命都控制不了，還關心那麼多幹嘛。』馮浩簡單地換了一身貼身禮服，簡潔而方便的黑色禮服，帶上一頂紳士帽，瞬間充滿了神秘感。

在僕人的帶領下，馮浩來到了城堡的一個平台上，能夠遠遠地眺望遠方的城市，看著即將降臨的夜空，馮浩彷彿已經感受到血腥的味道，而可怕的是，這種味道讓他感到興奮。

默默地按捺著心中的興奮，仔細地打量著到場的每一個人，有被黑袍包得只剩下眼睛的巫師，有在磨牙的吸血鬼，也有時隱時現的食靈者，這是一名吸血鬼大公的手下，一名在黑暗世界都算是呼風喚雨的一方諸侯的實力。

馮浩本來打算獨自躲藏一角靜待盛宴的來臨，但是本應該十分忙碌的博多卻出現把他拉了出來。

『各位，這是大公的新玩具-馮浩，一名新生的初擁者，他可是不懼陽光的喔。』博多意味深長地環視了所有人。

不懼陽光！這可是被上位吸血鬼初擁才能不懼陽光，而且這位上位吸血鬼還不是菲勒大公，畢竟初擁需要的可是被吸血鬼視為力量之源的心血，對於任何吸血鬼而言，每一滴心血都是珍貴的。

那麼這意味著馮浩，一名吸血鬼初擁者被兩位上位吸血鬼所關注！這足以讓所有人都重視這位在他們眼中脆弱如嬰兒的吸血鬼。

馮浩木然地接受著眾人的目光，對於博多的安排，他並不抗拒。在弱肉強食的暗世界中，弱者沒有強者庇護，就只會成為他人的養分。或者成為他人的玩具已經是一件不錯的事情，馮浩無奈地想到。

只有成為最強者才有選擇的權利！馮浩明悟到了這一點，他要變強，變得比所有人都強，那就再也沒有人可以阻攔他做任何事！但在那之前，必須先更好地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夠有希望。

馮浩本來無神的雙眼終於恢復了神采，馮浩緩慢地握緊了自己的拳頭，恢復神采的雙眼銳利地看著身旁的博多，用異常堅定的語氣，緩慢地說到：『我需要知道得更多，我需要變得更強！我希望能夠得到你的幫助！』

博多意味地看著十分認真的馮浩，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馮浩，而本來注視著馮浩的人也驚訝地看著馮浩，竟然打算求助魔鬼？！哪怕是豬獯都知道，最不能相信的大概就是魔鬼了。

一名身披黑衣，被兜帽蓋得嚴嚴實實的人遠遠地看著馮浩，手中緩慢地從一堆牌中抽出了一張牌。『命運。』黑衣人看了看手上的牌，然後回望著馮浩，喃喃自語地說到：『命運之輪啟動了，吉凶難料，生死由命。有意思，有意思。』

博多感受到來自黑衣人的目光，眼中也閃過一絲驚訝，博多可是知道那位可是絲毫不弱於大公的人物，現在也關注起馮浩這樣的初擁者！博多心中閃過很多念頭，最後才回望著一臉期盼的馮浩，緩緩地說到：『你很大膽，也很特別。但是，可惜。。。。。。』

馮浩聽到可惜二字，眼中閃過一絲失望。馮浩很清楚知道求助魔鬼的後果有多恐怖，但是他別無選擇，唯有求助博多。唯有求助博多才能變得更強，要知道魔鬼是最不能相信，但是也是最有契約精神的存在。

『可惜，這小子可是本大公的玩具，嘿嘿。。』忽然間，菲勒大公出現了，並且緩步走了過來，『小朋友，你想變強麼？』

馮浩沒有回答，但是有神的雙眼狠狠地注視眼前的菲勒，當了解得越多的時候，馮浩才越明白眼前的這位大公到底有多強，掌握了多少的力量。菲勒大公淡淡地看著馮浩，名義上，他的新玩具。

博多恭敬地向菲勒行了一個標準的禮儀，然後恭敬地向菲勒報告到：『大公，吾主，你的僕人遵照你的指示，已經準備好了盛宴，城內連同和狩魔獵人有關係的凡人共有一千二百人，已經全部準備好。

』

『零頭呢？』菲勒點了點頭，不經意地問到。

『為了方便，殺了。』博多恭敬依舊，那平淡的語氣實在難以想像說的是人命。

『恩，很好。』菲勒大公滿意地讚揚了一聲，然後用審視的目光看著馮浩，嘴角微微裂開，說到：『那麼想要變強的你，有了死亡的覺悟了嗎？』

死亡的覺悟，有了嗎？

# 角斗

馮浩的雙瞳微縮，沒有回答菲勒大公的問題，只是凝視著他。死亡的覺悟嗎？馮浩不知道自己是否有這樣的覺悟，但是，馮浩微微一笑，然後回答到：『我都這樣了，還可以怎樣？』

菲勒大公意外地看著眼前的年輕人，這位他從沒有正眼看待過的人，第一次菲勒大公覺得這個連他歲月的零頭都沒有的小子或者有些不一般。但是，不一般的人本大公還見得少嗎？菲勒的嘴角微微翹起。

『既然盛宴即將要開始，那麼總需要些助興節目，博多，給我安排一下，本大公要看角斗。恩，就安排那個史提芬吧。』菲勒大公吩咐到。

博多恭敬地行了禮，就轉身離開安排去了。所有人也恢復之前的熱鬧，絲毫沒有因為菲勒大公的存在而有何改變。菲勒大公搖了搖手上的酒杯，陶醉地聞了聞香氣，然後看了看身後的馮浩，問道：『要一杯嗎？』

雖然沒有怎麼聞，但是身為吸血鬼的直覺，菲勒大公手上那猩紅的液體可不是酒那麼簡單，馮浩搖了搖頭，雖然已經決定變得更強，但那並不意味著他就能接受這種生活。

『真可惜。』菲勒搖了搖頭，嘆息到：『雖然你是上位吸血鬼的血裔，但是血液始終都是我們吸血鬼的力量來源，若果連這點殘酷都受不了，呵呵。』

馮浩深深地凝視了菲勒一眼，然後伸手拿了一隻酒杯，看也沒看，抬手就將猩紅的液體一飲而下，那種甘甜的滋味彷彿連靈魂也被滋潤，馮浩眼中閃過深深的迷醉。

『浪費！粗魯！』菲勒搖著頭批評到。馮浩沒有反駁，只是重新站立在菲勒的背後，一言不發。

『大公，吾主，角斗已經安排好了，還請移步前往角斗場。』博多再次回來，恭敬地向菲勒匯報到。菲勒點了點頭，然後當先離開，眾人也隨之而離開，最後走到了一個高台之上，向下可以俯視一個被封鎖的空地，這正是公爵府內的角斗場，雖然不如傳說的角斗場，但是血腥味卻濃烈更多。

等所有人都就座以後，博多揮了揮手，然後兩名被戴上鎖扣的男人被帶到了空地之上，一個身形結實，全身滿佈傷痕的男子小心翼翼地凝視著他的對手，眼前的一名瘦弱小子，那小子彷彿對他毫不在意，雙眼也彷彿半睡未醒的樣子。

『這位，泰深，地下黑拳王，拳下死了至少十人，甚至徒手和狼人搏鬥過。』博多介紹到。

『哦？』提起狼人，菲勒有了一點點興趣，但是也只是一點點而已。

『這位，』博多頓了頓，有些忌憚地看了看另一個瘦弱的少年，『史提芬，已經在血獄生存了二十日！』

『斯！』本來饒有興趣的眾人不約而同地吸了一口氣，血獄是菲勒大公用來囚禁敵人的異域空間，那裡環境惡劣得猶如地獄，在裡面生存二十日，別說馮浩這種初擁者，就是已經成為爵士的吸血鬼也未必可以做到。

菲勒大公滿意地點了點頭，然後隔空揮了揮手，本來束縛著兩人的枷鎖就這樣『喀』的一聲斷了。泰深也在枷鎖斷了的那一刻，瞬間和史提芬拉開了距離。要知道，博多的介紹是連他也可以聽到，儘管不知道血獄是個什麼地方，但是眾人的反應也足以讓泰深明白對手的可怕。

史提芬對於鎖鏈斷了彷彿未覺，也對於泰深的遠離毫無反應，只是伸出了雙手，然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那副陶醉的臉看上去那麼的詭異。

泰深並沒有因為對手的鬆懈而鬆懈，反而小心翼翼地打量著史提芬，然後緩慢地收緊雙方的距離，而史提芬彷彿未覺依舊一臉陶醉的樣子。

就在泰深進入了十米的危險意識區域時，史提芬才回頭注視著泰深，臉上竟帶著一絲微笑，『真的很感謝你，讓我可以離開那個鬼地方，知道嗎？在那裡，呼吸清新的空氣都是一種奢求哦。』

史提芬深深地看了泰深一眼，臉上的微笑慢慢消失，『那麼為了答謝你，我會盡量讓你，死快一點。』說完，史提芬的身影猛然向泰深衝去。

泰深臉上沒有絲毫波動，身體一側，打算閃避開爆衝而來的史提芬。史提芬面目此刻已經變得猙獰，咬緊的雙齒在上下磨動，活像一隻飢餓的野獸。

毫無意外的，泰深躲開了史提芬，而且泰深迅速抓住了史提芬的破綻，瞬間近了身，雙手也在快速地

移動著，然後史提芬的全身關節彷彿被拍散了一般，讓史提芬整個人好像失去了支撐。就在泰深打算進一步連擊下去的時候，史提芬的雙眼忽然泛紅，然後發出彷如野獸般的怒吼，張大了他唯一還可以動的關節——嘴，尖利的牙齒瞬間咬在了泰深的臉上，然後一撕，泰深立刻痛哼了一聲，狠狠地推開了史提芬。

史提芬也像失去力氣一樣被推到一邊，只是，跌倒的瞬間，史提芬輕輕一抖自己的身體，然後一聲清脆的骨撞聲，史提芬再次站了起來，用手輕抹嘴裡不知是自己還是泰深的鮮血，竟然生吞了剛從泰深臉上的肉。

史提芬好像野獸一樣裂了裂嘴，然後又衝向泰深。泰深也強忍痛楚，招架住史提芬。但是，史提芬血腥的嘴再次張開，然後咬在泰深的手臂上，雖然沒有撕出來，但是也讓泰深單手失去力量。

當然，史提芬並沒有好過，全身上下光聽聲音就不知骨折了多少處，但是史提芬彷彿未覺，反而雙眼發光地盯著泰深，那是看待獵物的目光，讓泰深有點不寒而慄，他真的會生吃了自己，泰深不期然地想到。

泰深也怒吼了一聲，然後雙眼緊盯著史提芬，不再理會身上血淋淋的傷口，任由鮮血橫流，眼中始終只有眼前的對手。

馮浩站在高台之上，看著場中的兩個角斗士，這就是死亡的覺悟嗎？

那麼，戰鬥吧！生命的怒吼，生存的掙扎，勝利或者死亡！

## 殘酷

泰深和史提芬的對峙沒維持多久的平靜，毫無聲色的史提芬就已經動手了。史提芬一咧嘴，清晰可見的血絲夾雜著分不清是血還是口水的液體伴隨著史提芬的一聲急促的尖叫，一眨眼的時間就衝到了泰深的面前。

泰深不為所動，只是偏了偏身體，就在錯過的瞬間，史提芬那鮮紅的大嘴被泰深堅硬的拳頭打了個正著，但是鋒利的牙齒也在泰深的手上留下一道道血痕，史提芬猙獰一笑，一直被忽視的雙手彷彿如野獸般抓在泰深的身上，借著泰深的力量，為泰深留下更多的傷口。

史提芬對於自己身上的傷完全忽視，又或者變得更危險，就像一頭狼，一頭受傷了的狼一樣，注視著他的獵物。

只是短暫的交鋒，讓泰深看起來更加狼狽，但是泰深深知，若論傷勢，史提芬只比他重不必他輕。那麼，看看這一場戰鬥，誰可以撐到最後，泰深冷酷一笑，發出了彷彿如巨熊的怒吼，向來犯者宣戰的號角。

史提芬的眼光越發冰冷，面對泰深的挑釁，史提芬沒有半點回應，只是偶爾用舌頭舔了舔嘴上的鮮血，然後在移動中不停聽到骨折的聲音，『唧唧』的聲音讓旁人都聽得毛骨悚然，但是史提芬的表情越發專注。

因為傷勢而不耐久戰的泰深主動發起了攻擊，結實的雙手猛然張開，彷彿如熊掌一樣向史提芬拍去。史提芬看也沒看就翻身離開了泰深雙掌的攻擊範圍，而且冰冷的雙眼好像鎖定了目標一樣，瞳孔瘋狂地收縮。

但是，雙手失利的泰深沒有失望反而嘴角翹起，然後輕喝一聲：『翻身！』然後龐大的身體竟如泰山壓頂一樣向史提芬壓去，而史提芬卻因為力量的關係無法再次閃躲，那麼，拼吧！史提芬雙眼閃過一絲寒光。

史提芬放棄了躲避泰深的殺招，反而雙手緊抱泰深，然後咧開了血盆大口咬向泰深的肩膀。泰深的泰山壓頂如期而至，然後『砰』的一聲，在角斗場揚起了厚厚的灰塵，然後就聽到瘋狂的骨折聲以及泰深的痛哼。

史提芬全身幾乎已經沒有一條完整的骨頭，有些破碎的骨頭刺出了他的身體，流出的鮮血夾雜著一部份內臟碎片和泰深的鮮血混合在一起，但是史提芬的嘴也扯出了一塊肉-那是泰深脖子上的肉，一擊之下，泰深同樣鮮血累累。

被疼痛刺激得雙眼的泰深猛地站了起身，無力的史提芬也被他帶起來了，史提芬冰冷的目光彷彿如當初，然後再次低頭咬在泰深的脖子上，泰深痛哼一聲，再次向下壓。伴隨著泰深的一聲怒吼，因為喉嚨的關係已經不怎麼清晰，然後再次揚起了灰塵。

短暫的戰鬥終於得到平息，但是所有的人除了極少數以外都專注地看著灰塵的中心。難道，都死了？眾人不可思議地想到。這時候，一直在晃著酒杯的菲勒大公的嘴角輕輕翹起，輕笑到：『竟然還沒死，真有趣，嘿嘿。』

眾人仔細一看，灰塵靜下的中央，史提芬和泰深的身體都沒有移動，史提芬和泰深的血液染紅了角斗場上的原本深黑色的土地。泰深的脖子被史提芬撕咬得幾乎只餘下白骨，而史提芬也好像死了一樣不再動。不！他沒死！他在動！史提芬他還在動。馮浩瞳孔瘋狂收縮，甚至連身體都在為他所見到的打顫。史提芬他確實沒有死，而他也正在動-他唯一可以動的地方嘴巴，他好像在咀嚼著什麼。而他唯一可以咀嚼的只可能是一種東西，人肉！泰深的肉！馮浩幾乎無法想像在現在這個時代竟然有人生吃人肉，而且活生生地出現在自己的面前！馮浩握緊了自己的拳頭，生怕自己壓抑不住念頭。『怎麼？想殺了他？』菲勒大公微笑著問到，『因為他吃人肉？』菲勒大公沒有看馮浩，依舊專注地看著他手上的紅色液體。

馮浩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是啊，自己憑什麼譴責史提芬，我馮浩何嘗不是一直以血為生的怪物。更何況憤怒，憤怒，我有這個資格嗎？馮浩沉默了。

『那麼作為對勝者獎勵，』菲勒大公忽然站了起來，看著還在苦苦掙扎的史提芬，緩緩地說到：『我賜予你死亡。我的玩具，我可愛的初擁者執行我的命令吧。』

馮浩看著博多給予的長劍，然後在所有人的注視下，一步一步地走了下去。史提芬那冰冷的目光注視著馮浩，彷彿已經知道了他的命運，然後又恢復到角斗前的眼神，平和而眷戀。

馮浩拿著長劍走向史提芬，史提芬和他對視著，史提芬看到的是掙扎，而馮浩看到的是解脫。史提芬掙扎著咧開嘴，先是微笑，繼而大笑著，但是他的笑聲已經很弱，弱得只有馮浩聽見。

史提芬的笑最後被截然而止，不是他沒有力氣繼續笑下去，而是馮浩的長劍已經穿透了他的頭顱，史提芬死的時候臉上還帶著微笑，想來並不痛苦。

看著還在顫抖的屍體，馮浩開始明白所謂的死亡覺悟不是一個詞語，而生死之近，存亡之間，也不只是一句話，中間可能隔著重重白骨，累累鮮血。

那麼我又怎可以死？唯有變得更強，變得不再被人左右，才能有選擇的自由。既然這個世界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那我就當一個滿手鮮血的罪人，至少可以不死，不是麼？馮浩看著鮮血淹沒了他腳下的土地，默默地想到。

『既然助興節目已經結束了，那麼我，菲勒大公宣布，血宴正式開始，來一場最後的瘋狂吧！』菲勒大公宣布到。但是，沒有迎來歡呼和掌聲，還有很多人沉浸在剛才那場殘酷的戰鬥，也許是鮮血又或者是生命讓他們都陷入深思之中。

殘酷嗎？不，還算不上真正的殘酷！菲勒大公看著手中的酒杯，微笑著想到。

而現在，冰冷的角斗場延續了它千年的殘酷。